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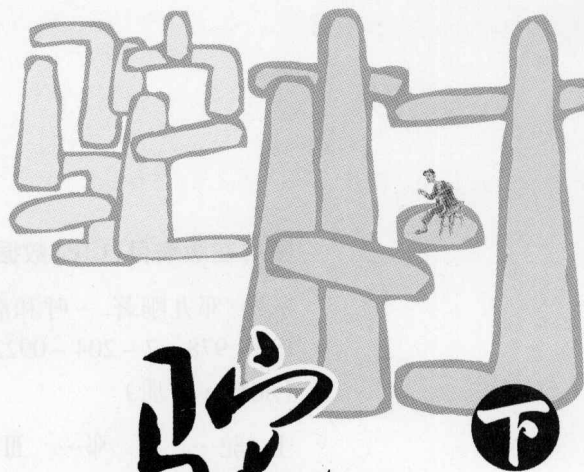
TUO CUN 下

驼乡

驼乡

邓九刚◎著





驼场

邓九刚◎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驼殇/邓九刚著. -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7. 7

ISBN 978 - 7 - 204 - 09225 - 3

(驼村·下册)

I. 驼… II. 邓…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7004 号

驼 村

作 者	邓九刚
责任编辑	马东元
装帧设计	马东元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内蒙古地矿印刷厂
开 本	720 × 1000 1/16
印 张	36.25
字 数	620 千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5000 套
书 号	ISBN 978 - 7 - 204 - 09225 - 3/I · 1845
定 价	66.00 元(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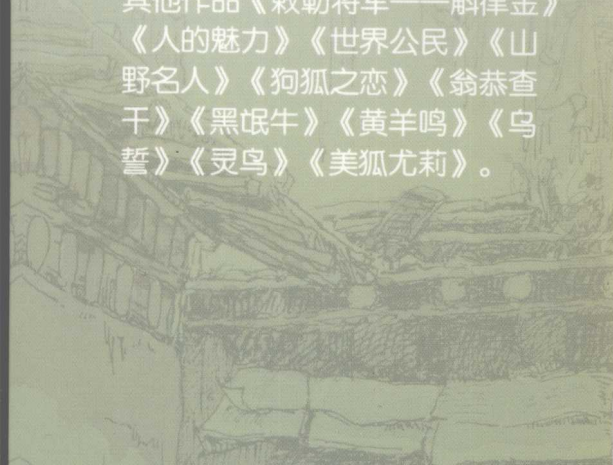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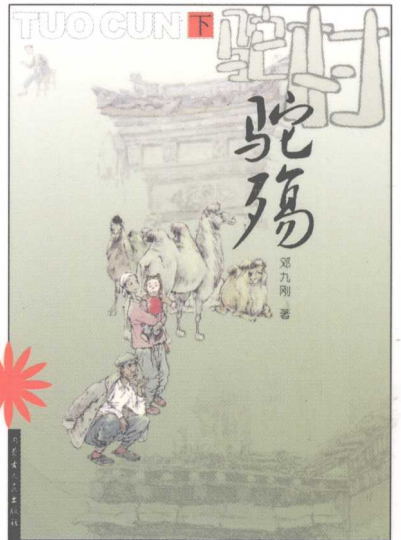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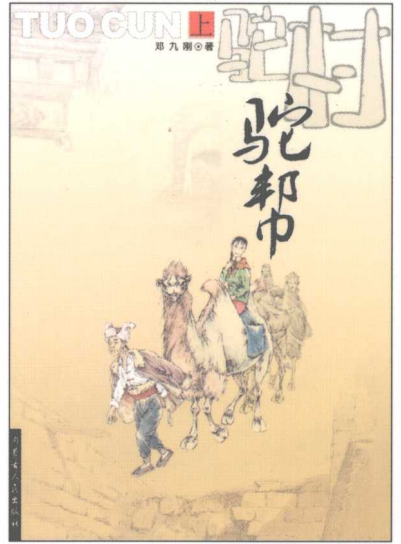
邓九刚

历史的回闪与萦绕、现实的感动与冲击在我的脑子里穿梭往来，他们融为一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我把他们描写下来……



邓九刚代表作品《大盛魁商号》《茶叶之路》；骆驼系列小说《驼道》《驼路歌》。其他作品《敕勒将军——斛律金》《人的魅力》《世界公民》《山野名人》《狗狐之恋》《翁恭查干》《黑氓牛》《黄羊鸣》《乌誓》《灵鸟》《美狐尤莉》。





写在前面的话

苍茫草原,悠远戈壁,沙漠与梦幻般的驼铃,以及那些把自己的性命掖在裤腰带上闯荡驼道的驼夫汉子和驼商们演绎出来的一个个生生死死的故事,这,就是我为读者奉献的长篇小说《驼村》——一个文学的“驼道世界”。

故事发生的主要地点是一个名字叫贴蔑儿拜兴的村庄,乍听上去这是一个很拗口而又奇怪的名字。其实很简单,贴蔑儿拜兴是蒙古语,翻译成汉语意思就是——骆驼房子。“房子”一词在蒙古语中被引申为村落或聚居点而广泛使用,至今在呼和浩特的四郊,你随便就可以找到像察罕拜兴、刀刀拜兴、古鹿拜兴这样的数不清的拜兴。这个村子的历史还可以上溯二百八十余年,而这二百八十余年的漫长历史全部都是由驼运业写成的。

贴蔑儿拜兴村是一个充满着犷悍豪野和传奇色彩的村庄。我在这座村子里的寻找和采访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开始了……我曾经把贴蔑儿拜兴的故事写成小说发表,就是系列中篇小说《驼道》、《驼村》、《驼路歌》、《驼殇》等。有评论家称这些作品具有回忆未来的性质。这些中篇小说构成了这部长篇小说《驼村》的母题。

《驼村》上部《驼帮》的故事发生在清末民初,女主人公戚二嫂是一位年轻寡妇,她的身份特殊在于她同时还是一个手中掌有数百峰骆驼的驼户掌柜。戚二嫂以自己北方英雄女性的秉赋与特异独立的鲜明个性,冲破世俗结扎起来

的性别藩篱,进入了被男人们统治着的驼道世界。她在遭遇了失去丈夫的巨大不幸之后没有萎靡沉沦,而是勇敢地直面生活,以柔弱的女人之身经过艰苦的努力成就了事业,成为驼村第一个女性驼户掌柜。戚二嫂的爱情生活热烈奔放野气十足,令人赞叹不已。在创造了叱吒风云的生活的同时,戚二嫂也把自己的名字镌刻在了又一代又一代贴蔑儿拜兴人的记忆中。

《驼村》下部《驼殇》所展现给读者的是一个大规模屠杀骆驼的残忍故事,故事发生地点仍然是贴蔑儿拜兴村,时间则跃进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很短的时间内用最原始的方法将六百七十一峰骆驼中的六百七十峰全部杀死。你肯定想象不出来那会是一幅怎样惨烈的图景,而制造惨剧的人正是以戚二嫂和海九年的曾孙古明义为代表的第四代贴蔑儿拜兴人。

其实发生在贴蔑儿拜兴的针对骆驼的大屠杀故事,我是后来才听说的。在贴蔑儿拜兴人的讲述中,我充分体会到了残忍和血腥的含意。那场我没有经历过的大屠杀就像用刀子刻在岩石上一样牢牢地印在了我的记忆中,其中许多残景碎片曾经无数次地闯入过我的梦境,每一次都让我的灵魂震颤不已。

历史的回闪与萦绕、现实的感动与冲击在我的脑子里穿梭往来,早已融为一体,他们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我把他们描述下来就成为以下的文字。冥冥之中有一个声音在呼唤我:“你在小说中要力求做到大开大阖,大起大落,豪野义气,回肠荡气。要保持原生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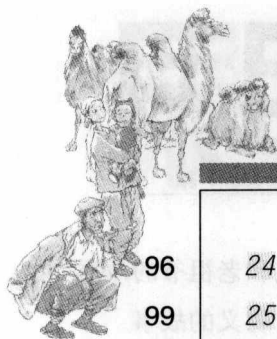
我回答:“我一定努力!”

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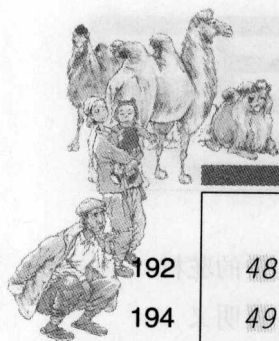
目录

1	1 古明义和老祖爷的故事
5	2 我和古明义的故事
9	3 小驼白桃降生的故事
11	4 大锅头的故事
13	5 古明义和大锅头的故事
15	6 “蹦蹦车”的故事
17	7 段靖娃和母亲的故事
22	8 花尾巴狗的故事
25	9 古海和驼村老人的故事
28	10 古海老人和大锅头的故事
33	11 曹代表和古明义的故事
38	12 七寡妇的故事
42	13 七寡妇和大锅头的爱情故事
47	14 四老虎的故事
52	15 三妮子和古明义的爱情故事
58	16 三妮子和姐姐二妮子与古明义的爱情故事
65	17 古明义杀骆驼的故事
69	18 妇女委员金花的故事
72	19 古明义和金花、三妮子的爱情故事
76	20 古明义和曹代表的故事
81	21 三妮子和古明义的爱情故事
87	22 七寡妇和戚永全的故事
90	23 古明义与戚永全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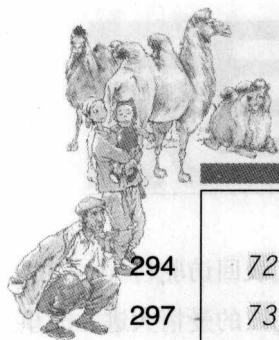
目录

- | | |
|-----|---------------------|
| 96 | 24 精怪古明义小时候的故事 |
| 99 | 25 古明义少年时代的故事 |
| 104 | 26 古明义杀骆驼的故事 |
| 108 | 27 三妮子和古明义的爱情故事 |
| 110 | 28 操刀手段靖娃的爱情故事 |
| 115 | 29 花尾巴狗和主人大锅头的故事 |
| 117 | 30 “蹦蹦车”的疯狂故事 |
| 124 | 31 我和驼村人的故事 |
| 126 | 32 老驼白桃的隆重葬礼 |
| 128 | 33 血腥弥漫的日子 |
| 132 | 34 奋起反抗的驼村老人们 |
| 136 | 35 绿豆苍蝇们的盛宴 |
| 142 | 36 呕吐 |
| 143 | 37 花尾巴狗寻找主人大锅头的艰难历程 |
| 145 | 38 女英雄七寡妇义释骆驼的壮举 |
| 152 | 39 七寡妇年轻时代的故事 |
| 155 | 40 仓皇逃命的骆驼们 |
| 159 | 41 大学生二妮子回村 |
| 162 | 42 三妮子姐妹的故事 |
| 168 | 43 白家姐妹和母亲的故事 |
| 172 | 44 古进的故事 |
| 177 | 45 驼村人捉拿逃驼的故事 |
| 182 | 46 段靖娃和彩霞的爱情故事 |
| 188 | 47 古明义搭救张岩的故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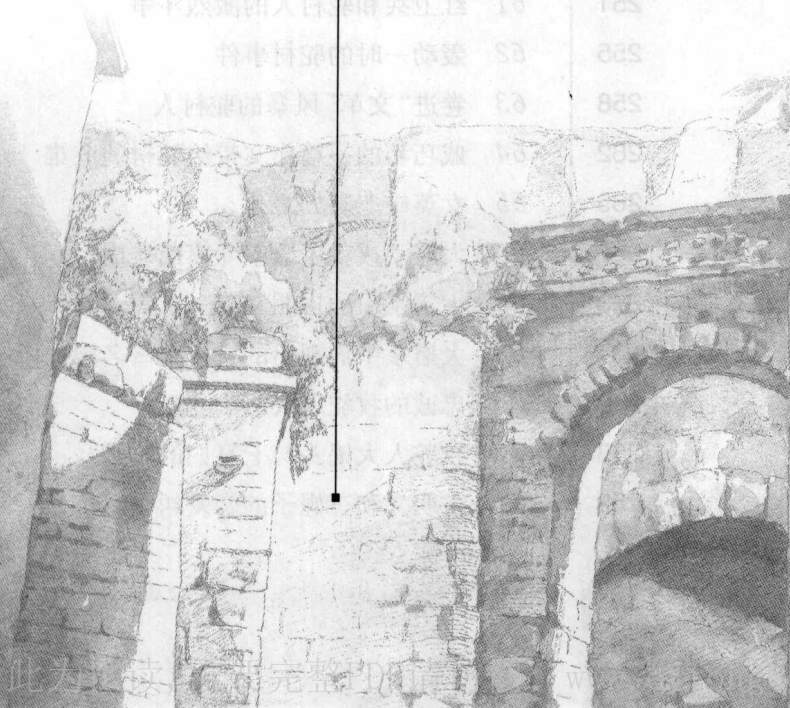
目录

192	48 曹代表回访驼村
194	49 毛毛匠的爱情大逃亡故事
200	50 捉拿毛毛匠
206	51 “反革命”张岩逃亡的经过
209	52 张岩的神秘故事
211	53 告密者戚永全
214	54 七寡妇的悲惨故事
217	55 斗争七寡妇的经过
223	56 七寡妇牺牲的经过
226	57 驼村人开进城里的经过
234	58 驼村人的牺牲
239	59 批斗七寡妇的艰难准备
241	60 红卫兵包围驼村
251	61 红卫兵和驼村人的激烈斗争
255	62 轰动一时的驼村事件
258	63 卷进“文革”风暴的驼村人
262	64 戚巧巧的一篇作文带给驼村的灾难
265	65 女英雄七寡妇之死
268	66 大屠杀成就了屠宰专家四老虎
273	67 大屠杀中的古明义
277	68 大屠杀中涌现出的又一个著名屠夫段靖娃
279	69 忠诚的牧驼人大锅头之死
283	70 牧驼人大锅头与七寡妇的冥婚
289	71 古明义和三妮子的恋爱纠葛



目录

294	72 躁动中的驼村
297	73 批斗古明义
303	74 戚永全与古明义的故事
310	75 殴斗
314	76 古进降生
319	77 古明义的婚礼
324	78 古明义和三妮子婚后的生活
326	79 张岩的故事
332	80 百辆“蹦蹦车”
337	81 段靖娃的婚事
341	82 老祖爷古海之死
344	尾声 神秘的三色龙





1 古明义和老祖爷的故事

1967年秋天,那个沉重的早晨来到古明义的面前。安排完了院子里的事情之后,古明义走到老祖爷的黄泥小屋门前。他将衣襟抻了抻,把插在腰带上的牛耳尖刀掩了掩,拉开了老人的屋门。

老祖爷古海已经用过了早饭,正盘着腿坐在炕上看一本书。那书颜色薰黄,用丝线装订,在距离老人眼睛两尺远的地方被双手捧着。老人在曾孙拉开屋门的时候,腾出一只手扶了扶架在鼻梁上边的茶红色水晶石眼镜,那副眼镜跟随老人半个世纪之久,据说价值连城。在贴蔑儿拜兴任何人都不曾碰过它一下,古明义小的时候老祖爷把它当作玩具让他玩儿。水晶石眼镜抓在手上光溜溜凉盈盈感觉特别舒服。因此古明义的眼光一与那茶色的水晶石眼镜相撞,他的心脏立刻就怦怦地跳起来。门开处一道阳光由水晶石眼镜上反射,落在古明义的脸上,他的脸立刻呈现出一种奇怪的黄绿颜色。

古明义清了清喉咙,立在老祖爷的面前,沉默了好一会儿之后“咚”地一声跪在地上,哑着嗓门说:“老祖……今天要……就要杀……要杀死了。”

老人没吱声儿。目光平射出去,没有离开书本,端坐着的身体纹丝不动。跪在地上的古明义把脸埋在胸脯上,又说:“咱家的这些骆驼都是老祖你用血汗和性命挣回来的,如今断送在我的手里……我知道这是罪过。”

古海老人端坐不动。

古明义说:“老祖爷,你惩罚重孙儿吧,任何惩罚重孙儿都愿意领受。”

古明义捂着脸啜泣起来。待他稍稍平静下来的时候,就听见老祖爷苍老的声音从他的头顶上落下来:“杀吧……杀吧……不用问。”

古明义哭诉道:“重孙儿也是没有办法才……我是革委会的主任,杀驼得从咱家开始,我得带头。”

院子里屠宰骆驼的准备工作已完成,在院子的一角栽起四根桦树杆,新斩断的桦树碗口粗细,碴口处溢渗出琥珀色的清泪。四根立栽着的桦木杆上端横着绑了四根同样的桦木杆,组成一个完整的框架,一块暗绿色的苫布搭上去,于是一个黑暗的屠宰棚便搭成了。捆骆驼用的驼毛大绳就像毒蛇似的盘桓在后生们的脚下,这些取自骆驼身上的物件即将用来捆绑骆驼

自己。咣咣乱响的大铁盆被一名后生擦叠起来有一人多高。这些铁盆都是准备用来盛装骆驼的血液用的。靠着院门的墙上倚着一排红柳笆子,红柳笆子的旁边摆开一溜废弃的汽油桶,每只汽油桶都能盛得下150升液体,骆驼们的鲜血将从大铁盆内最后归置于汽油桶内,然后拿“蹦蹦车”运走。

一切都经过周密精心的安排,一切都已经准备妥当。

四老虎拍拍手上的土,靠在临时搭起的屠宰棚前等待着古明义的出现。四老虎的袖子挽到了胳膊肘以上,黑红色的皮肤下隆起的疙瘩肉一耸一耸地跳动。他无聊地把拳头攥出一串串咯吧咯吧的脆响。四老虎的表情有点不耐烦,他眯着一双灰色的眼睛仔细瞄着古海老人的黄泥小屋,后来又把两条无所事事的胳膊互相攀绕着摆在了胸前。

古明义倒退着走出了老祖爷的小屋,轻轻地掩上了门,他转过身来把一张灰扑扑的瘦脸对着四老虎和其他后生。被赶到院子角落的骆驼们挤在一起居然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古明义望了望那些骆驼,一步一步走进奇怪的寂静之中。他感到脚下轻飘飘的,像踩在了棉花上一样,脑子里是一片灰色的空白,眼前的一切都让他产生出一种虚无缥缈的感觉。

古明义一步步走近临时搭起的屠宰棚,就像是走向一个祭坛。他弄不清楚那即将供奉的牺牲是骆驼还是他自身,他看见在自己走出老祖爷的小屋以后,四老虎很潇洒地朝身边的两个后生摆了一下头。古明义从那两张熟悉的面孔上看出了一种陌生的表情,他们在得到四老虎的指令后就一跃而起走向驼群。古明义看见那两后生的手里都摇晃着驼毛大绳。

古明义没有听见他们走路的声音,眨眼的功夫两名后生就把一峰骆驼解押到了屠宰棚里。

四老虎站着不动,努努嘴目光甩了一下说:“捆!”

两个后生手忙脚乱就将骆驼的两条前腿和两条后腿分别捆在了一起。四老虎又努努嘴说:“放翻!”

四老虎的话音落地不久,“咚”地一声闷响就从脚下传给了古明义。古明义的身体颤动着,那屠宰棚、房屋、院子和所有的人都在他眼前颤动起来。

这时猛然间从上房爆起一个撕裂般的喊声:“做不得啊……后生们!古明义你这个孽障!……你这个背叛祖宗的孽障,不要忘了,你也是吃驼奶长大的。老天是要报应的。”

古明义听出这是自己的父亲古元,两名后生把他堵在屋子里不让他出来,他在隔着窗户叫骂。同时从屋里还传出一女人的号啕大哭声,古明义听出了那是自己的母亲。

在父母亲的叫骂号哭声中,古明义感到自己的心脏仿佛受到了猛烈的



一击，疼得他直哆嗦，手心里的冷汗也渗了出来。仅仅是经过了一瞬间的犹豫，古明义就又鼓起勇气，用抑制力把一切甩掉。他撩起衣襟，抽出磨得锃亮的牛耳尖刀，操在手中。那尖刀闪出的寒光照射着他，使他感到了身上又一阵阵地发冷。他把刀子在大腿上擦擦，举到眼前仔细端详了一会儿。他把刀刃在大拇指上蹭蹭，脚却不知不觉地在向后退。耳边传来一阵冷笑。他一扭脸看见四老虎正朝他做着个表情，那表情分明是在讽刺他，在问他：“你干什么往后退啊？……你不是上了报纸、电台的英雄吗？”

古明义在四老虎恶毒的目光中止住了后退的脚步，向被捆绑着的骆驼走过去。他的眼睛瞄着骆驼身上的一个地方：在骆驼前胸与两条前腿平行的位置上，骆驼的左前腿的地方，那里就是骆驼的心脏。……这是事先四老虎反复叮嘱的。

牛耳尖刀刺入骆驼的身体，古明义在那一瞬间觉得头顶上的天和脚下的地眼前的房屋大树连同自己全都绞在了一起，都在猛烈地抽搐。他清清楚楚地感觉到锋利的刀刃带着砭骨的寒气一点一点地刺穿自己的皮肤，吃透他的血管、肌肉和经络而后深入到他的心脏；他听到了心脏发出的最后的昂然勃动的声音，他听到了自己全身上下奔涌的血液戛然停止了流动，他感到全身的肌肉蓦然疲软，就像被日晒雨淋浸酥了的山崖慢慢坍塌下去。……

一声凄厉的惨叫腾空而起，像突然受惊的鸟儿似的迅速掠过村子的上空。整个贴蔑儿拜兴都被那一声惨然的驼叫声震动了，此起彼落的狗叫声从村庄的各个角落被惊了起来。……

四老虎亲眼看着古明义将牛耳尖刀捅进了骆驼的心窝后，转身离开了古家的院子。按照计划四老虎带领另外三名骨干和段靖娃在七寡妇的院子里宰驼。四老虎是那个屠宰点上的操刀手。

古家院子里这个屠宰点上操刀手是二老虎。

饲养院那个点上的操刀手是毛毛匠。

……

全村共设了七个屠宰点，以古明义家、段靖娃家和饲养院的规模最大。第一声骆驼的惨叫声刚刚响起的时候，村子的许多人还不明究竟，待到其他几个点上发出此起彼伏的骆驼惨叫声之后，许多院子里的女人、孩子和老人都哭叫起来。各家的狗们愤怒惊骇的吠叫声更是一阵胜似一阵的猛烈。整个贴蔑儿拜兴像开了锅似的。被喧嚣和死亡吓破了胆的公鸡飞到了房顶上墙头上，浑身的毛都拧掣着咯咯乱叫，猪们缩在圈里一声接一声地发出尖利的号叫。有一阵所有这些叫声都被一只毛驴高亢的怪叫声压倒了。……

村道上几乎看不到人,只有“蹦蹦车”慌慌张张地跑来跑去,再就是偶尔走出院子的骨干们匆匆忙忙地跑过。所有这些造成的恐怖气氛像骤然而至的阴云沉重地覆盖在贴蔑儿拜兴的上空。

在犹如天塌地陷般的喧嚣声中,古明义跌跌撞撞地走出了自家的院子。尽管他事先对屠驼的过程和后果做过无数次的设想,有着非常充分的心理准备,然而当一切真正到来的时候,他仍然感到突然和慌乱。头脑昏昏沉沉地像中了毒的感觉,两只不知是因为杀驼受了刺激还是因连续的熬夜而变得血红的眼睛茫然地望着天空。他在自家的院子门口站了一会儿,便开始移动。也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更不知道自己要去做什么。在村子北边的巷口古明义迎面碰上了寻找骆驼的戚永全的老婆和孩子。

戚永全的老婆拖着哭腔气喘吁吁地问:“明义,咱村这是咋啦?出了什么事情?……”

古明义比哭还难看地笑了笑,回答:“没事……没事。你们回去吧,别乱跑。”

说着就只顾自己往前走了。

“明义哥,你等等!这事你得管管,有人在杀咱们的骆驼哩!……”

戚小小冲着古明义的后背哭着喊着。

古明义也没回头,朝后摆了摆手,脚下走得更快了。在一棵钻天杨的跟前古明义站住了,一阵难以压制的恶心从肚子里翻腾上来,就地抱住那笔直的树干站着。头抵着树,竭力地想把那恶心压下去。但是他的努力没有效果,最后终于还是“哇”地一声吐了出来。

污物满地开花,溅在他的粘着血点子的鞋上,面颊上挂着呕吐时涌出的眼泪。待喘息一阵感觉稍好一些以后,他来到路边的一眼土井跟前,打了水漱口。肚子里渐渐平伏,但是又有一样难受的感觉袭了上来:他觉得自己的两只手黏黏腻腻的难以忍受。那两只刚刚抓住刀子宰杀了自家骆驼的手上沾上了三五个血点子,他把水倒进了饮牲口的石槽内,拼命地搓洗着自己的手,却觉得怎么也洗不干净。于是他蹲在地上拿土搓,直搓得十指生疼,指尖都渗出了血色,然而那黏腻的感觉依然存在。深深的厌恶使他几乎想找把刀子将自己的双手剁掉。

那会儿他还不知道,他这双手上的黏腻感觉将要跟随他一辈子。在以后的日月里当他开着汽车行走时,那黏腻就袭上来使他心痒难耐必须停下来找地方洗手;当他吃饭的时候,那黏腻的感觉就袭上来,引出他的恶心,使他只好把饭碗一推离开饭桌;他的儿子古进小的时候,他有空是经常抱着儿子玩的,可是当那黏腻的感觉袭上来的时候,他就得马上把心爱的儿子交给



别人,他害怕自己把黏腻的感觉传给儿子。甚至夜里在他和妻子亲热的时候,这黏腻的可怕感觉也常常突然袭击他,搞得本来兴致勃勃的他立刻就心灰意冷。

2 我和古明义的故事

我头一次见到古明义的时候,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那是一个初夏的上午,我走进了古明义的院子。那时候古明义正担任着贴蔑儿拜兴村村民委员会主任的职务,我对驼村的采访活动都是在他的安排下进行的。

在古明义之前,祖祖辈辈的贴蔑儿拜兴人从来都是以组织庞大的驼队长途运输而闻名的。整个村庄的人都是以驼运业为生,在长达两个半世纪里,远行茫茫的蒙古高原、寒冷的西伯利亚及遥远的欧洲腹地的名城莫斯科。我所以走进贴蔑儿拜兴,就是被他们辉煌而又传奇的驼运历史所吸引。我知道,他们曾经走过的那条商路就是被我们忽略了许多年,而事实上堪与丝绸之路相媲美的国际贸易通道——伟大的茶叶之路!我还知道,这条茶叶之路正在吸引起越来越多的中外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的浓厚兴趣,有关茶叶之路研究的文章和学术专著蜂拥问世。这是因为这条商路不仅记载着一部辉煌的国际贸易史,更重要的是它对于商品经济越来越发达的今日世界,尤其是对开放的中国具有着极其强烈的现实意义。

在贴蔑儿拜兴有不少曾经在茶叶之路上跋涉过的老驼夫和老驼商,像古明义的曾祖父古海老人、领房人二斗子老人、蒙古族老驼夫呼德尔楚鲁(汉名白守义、外号暴客),都是历史的见证人。可以这以说,这些老驼商老驼夫每个人本身就是一部传奇的小说。不用我说读者自会明白,所有这些对于我来说是多么诱惑。正因如此,我初次见到古明义的时候,对他毫无兴趣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后来古明义在我撰写的这部长篇小说《屠驼》中占据着第一男主角的重要位置。针对骆驼的那场大屠杀就是在古明义的一手策划和直接指挥下完成的。

这是一个身材伟岸头脑聪敏心地狠毒的男子,一个典型的西部汉子。他的内心既宽阔又狠毒同时还非常善良,是一个个性非常矛盾的人。这是一座由古老的赭黄色的土坯墙围成的院落,院子里宽敞得可以跑马;残破的与土坯院墙一样古老的土房旁边耸立着一排新的瓦房,新房红砖砌墙红瓦

盖顶,白色的砖缝线条整洁鲜明;空气中散发着新的石灰水的刺鼻味道,院子里到处散落着没有来得及清理的水泥、石灰、木料和碎砖断瓦。但是新房里已经住进了人,窗户上的玻璃擦得锃亮,在阳光下闪着光。

一辆破旧的德国进口中型伊法卡车停在院子中央,卡车的底盘下边露出一双穿着马靴的脚,有丁丁当当的响声和人的吭哧声传出,无疑是司机在修车。那年头呼和浩特的司机脚下都喜欢蹬一双马靴,裤脚塞进靴筒里,上身着一件皮夹克,敞怀,一副极潇洒剽悍的形象。那样子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降服烈马的骑手,真是掩不住的地方特色。

“请问,古明义主任是住这儿吗?”

我弯下腰冲那双马靴问道。

穿靴人从汽车底下钻出来,大大出乎我的意料,竟是一个面容姣好的女子。所以笼统地说她是一位女子,是因为我一时难以判断她的年龄与身份。这女子中等身材,她的脸不知是因为粘了污油还是怎么的显得特别白晰细腻。脑袋上罩一块花头巾,望着我的一双眼睛很特别,瞳仁是棕色的,眼白则是蓝色的,像清澈的湖水似的。她好像没听清我的问话,一边拿棉纱擦手一边问我:“你找谁?”

很快我就知道这个女人名字叫白娅妮,小名三妮子。白娅妮具有着四分之一的俄罗斯血统,就是这个面容姣好的混血儿在那场大屠杀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她与本书的男主人公古明义在那场大屠杀的背景下,演绎出来的爱情故事更是张扬着奇异的个性风采。关于这些有趣的故事我会一件一件讲给读者。

“这儿是古明义古主任的家吗?”

我又重复了一遍。

“是的,你找对了。”白娅妮很爽快地说。说着冲着上房喊:“明义!——有人找你。”

“别,”我赶忙解释说,“我不是来找古明义的,我是专程来采访古海老人的。”

“采访古海老人?……”白娅妮说,“那是我们老祖爷,早死了,1967年就死了。老祖爷要活着的话今年该是一百二十多岁了。”

“不是,”我又解释说,“我是采访关于古海老人的事迹,老人的家属,像儿子孙子,还有老人的朋友……随便谁,只要是对老人熟悉的都行。”

说话工夫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汉子已经来到我的跟前,我一眼就认出了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古明义:他的左耳垂上长着一个长形的紫红色肉瘤,活像个倒悬的小葫芦。1967~1970年前后,好多报纸上都经常登载关于他的